



广东教育出版社



魏巍文集

8

第八卷
散文(下)



第八卷
散文（下）



广东教育出版社

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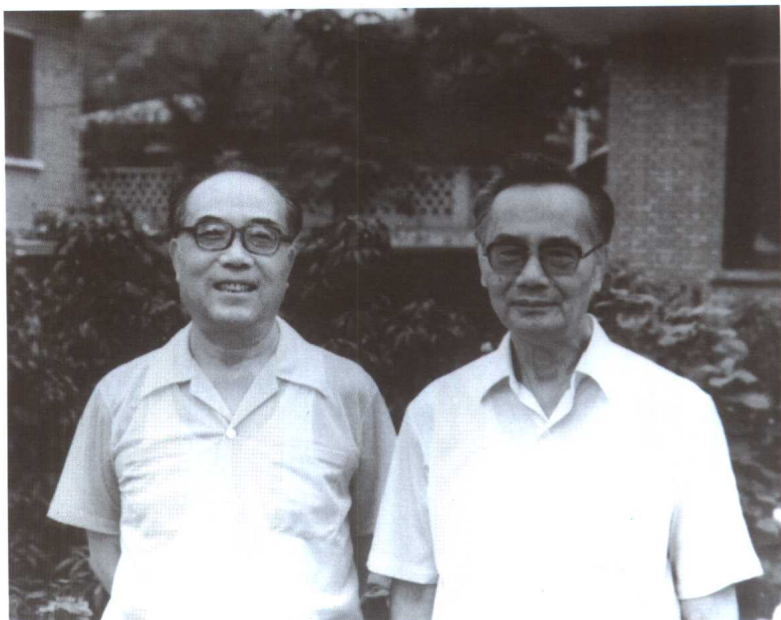
文集



1997 年作者在北京。



1991 年与王震副主席会面。



1990 年
初与林默涵同
志等创办《中
流》月刊。

1980 年聂荣臻传记组成立后受到聂帅接见。





1986 年与前
“二七”厂长、武
警总队副司令黄
英夫同志合影。
他是一位老红
军。

1986 年与诗人张志民（右）访问罗马尼亚时与农民相见。





1991年9月在敦煌之鸣沙山月牙泉。



1992年正月十六日与家人一起过72岁生日。

目 录

深深地怀念

草原记事·····	(3)
风雨路上·····	(16)
怀念与思考·····	(28)
当我接到《周恩来选集》·····	(35)
怀念一位伟大人物·····	(39)
那边，延河上空有一颗星·····	(44)
我所认识的丁玲·····	(51)
醒来吧，丁玲！·····	(56)
才子·战士·学者·····	(61)
难忘的风范·····	(67)
怀念瞿世俊同志·····	(71)
难忘那位无名作家·····	(74)
红杜鹃·····	(80)
太行山的儿子·····	(87)
他还活着·····	(91)
四十年后的相遇·····	(95)
为张振山写碑文·····	(100)
王震将军碑文·····	(107)
我的老团长·····	(109)

怀郭化若老人·····	(113)
痛悼刘志洪·····	(116)
哀悼石玉山同志·····	(118)
送别艾青·····	(121)
悼端木蕻良·····	(123)
痛哉，贤人逝矣！·····	(124)
为李玉安送行·····	(129)
悼念冰心老人·····	(131)

石油战线巡礼

玉门不老·····	(137)
在敦煌·····	(143)
访克拉玛依·····	(148)
塔里木大会战·····	(155)
欢歌黄河口·····	(165)
为了更美好的明天·····	(178)
这才是青春开花处·····	(185)
枝枝青莲出水来·····	(191)

东西南北行

今日北大荒·····	(199)
南天一柱·····	(208)
东北，我祝福你·····	(219)
南戴河纪事·····	(222)
五访朝鲜·····	(225)
瑶池在人间·····	(229)
处女地·····	(233)

瑰伟绝特滕王阁·····	(236)
日出·····	(239)
重上白石山·····	(243)
热海·····	(248)
您好，延安！·····	(251)
黄河，母亲的河·····	(255)
看家乡戏·····	(260)
在银色的晨曦中·····	(266)
绿色的祝愿·····	(268)

顶 风 破 浪 集

班门弄斧杂谈·····	(273)
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	(280)
从范建军事事件谈起·····	(290)
要更加热爱我们的战士·····	(293)
新年，致中华姐妹·····	(296)
和青年朋友谈读书·····	(300)
他们到底害了什么病？·····	(306)
这条线划得好·····	(308)
大老爷与“小学生”·····	(311)
到底怎么“比”？·····	(314)
到底由谁来领导？·····	(318)
祭在纽约无端被杀同胞·····	(321)
呜呼哀哉，装神弄鬼的“女神”！·····	(324)
最珍贵的东西·····	(327)

新 语 丝

《新语丝》前记	(333)
多难兴邦	(334)
元宵感言	(338)
读鲁迅论“文人相轻”想到的	(342)
驳“补课论”	(345)
一个朴素的真理	(348)
析“观念更新”	(351)
析“现代意识”	(354)
读苏轼《教战守》文有感	(356)
驳“封建论”	(359)
鲁迅的昭示	(362)
谈谈文风	(366)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宝贵品格	(369)
灯塔	(372)
想到黑人	(374)
再不要迷信了	(380)
真正的爱国者	(384)
做八月的风荷	(394)
南街归来	(397)
问滔天洪水谁主沉浮	(407)
致驻港部队	(411)

深深地怀念

草原记事

不老松

我几次到过草原，都赶得不是时候。一次是秋末时节，尽管头上是蓝天万里，澄明可爱，脚下却是霜重风冷百草衰了。另一次又正赶上冬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极目天际，只是白茫茫的一片。虽然这两次的草原风光都有特别引人处，但究竟没赶上它的盛装时节，不能不是一件憾事。

草原上的人说，草原最好的时节，还是七八两月。这时候，水草丰美，百花盛开，真是一片万紫千红。古人说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大约指的就是这个季节。我们在围场一上坝，才知道这话确实不错。放眼望去，在蓝天白云下，滚动着茫茫无际的大地的绿海。在绿海上浮动着一色色不知名的繁花。一片火红，一片金黄，一片雪白，一片深紫，一片靛蓝，真是一片五彩缤纷的花的原野，花的海洋。仿佛大地要把它旺盛的生命力和全部的美丽都一齐呈献给人们。没有见过草原的人，看见这种景象，真是兴奋极了。特别是跟我们来的孩子们，他们雀跃着，欢叫着，毫不费事地就采下一大把野花来。有的竟高兴得在地下打滚。真的，这是多么令人心醉的草原……

然而最美的还是草原上的人物。这里有头发斑白的、情愿到这艰苦地方勇挑重担的县委书记，有土生土长的老游击队员，有饱经风霜“年过六十不下鞍”的老牧工，有手拿套马长杆乘着骏

马在风雨里驰骋自如的放马姑娘，有刚刚握起羊鞭生龙活虎般的少年，还有到这里准备安家落户的青年技术人员……他们每个人都被草原的风吹得黑黝黝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比草原的太阳还要耀眼、还要灼热的故事，就像草原上的繁花一般使你眼花缭乱。

这里，曾是清朝皇帝狩猎游乐之地。国民党统治以后，土匪出没，民不聊生，人们纷纷离开草原，这里就变成渺无人迹的荒凉所在。1952年当国营牧场、林场在这里安营扎寨的时候，这里还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荒凉景象。正是由于我们的英雄们，由于他们一把一把的汗水，才使得今天的草原机器欢唱，灯火灿烂，骏马成群，牛羊满山！

万花丛中采一朵，让我们还是说说御道口国营牧场老陈头的故事吧。

人都说，老陈头是草原上的一棵不老松。他今年已经60多岁了，从19岁上，他就拿起了羊鞭，给地主放羊，给外国资本家放羊。残酷的剥削和草原的风霜，没有把他压垮，革命的胜利使他焕发了青春。他把他的一颗赤心和丰富的放羊经验都倾注到他的羊群上。他现在是一个生产队的负责人了。人都说，老陈头“爱羊如命”。下雨时，他怕母羊产后闹病，就把雨衣盖在羊身上。有一次，一只小羊病了，嗓子被痰堵住了，他自己竟口对口地把痰吸出来。领导上看他照料羊很辛苦，有一年曾叫他到北戴河去休养，他惦记着队里的羊，无论如何不肯去。后来有人说：“老陈头！你去吧，这一次说不定能见到毛主席哩！”他才动了心，去了。可是到那里一看没有这回事，又听说家里死了几只羊，就呆不下去了。老吵着要回来，疗养院不答应，他就编了一个法子，找到院领导说：“我家里出了事了。”“倒是出了什么事呀？”他涨红着脸吭吭吃吃地说：“我老娘病了！”这才出了院，

一路上背着六七斤干粮赶回来。大家说：“老陈！你这么大岁数了，休息几天怕什么！”老陈说：“一听说死了羊，就是酒海肉山我也呆不下去。再说我身子骨这么结实，我不能蹲着吃社会主义！……”有人又说：“唉，你既是要回来，也不该那么说，干吗要说你老娘病了？”老陈头嘿嘿一笑：“我不那么说，他们不让我回来嘛！”

牧场同志的介绍，使我们对老陈油然而生一种由衷的敬意，巴不得很快能见到他。

第二天过午，我们的车子正要向他的牧羊点开去，有人喊道：“老陈头来啦！”说着，从供销社里出来一个戴着解放帽，穿着蓝咔叽制服的老人，提溜着两个大瓶子，就像年轻人似的闯闯地走过来。“我打煤油来啦！”他笑着说。我们听说他就是老陈头，连忙抢上去见他，他也慌忙把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热情地同我们握手。我握着他长着厚茧的老手，端详着他那黑里透红的脸膛，这是只有在大野上与太阳结伴的人才有的那种美好的彩色，看去真像一座红铜雕像一般。

我们邀请老陈一同上车，到他的点上去。老陈很高兴，就一路同我们亲热地唠起来。

“老陈，大伙儿都说你爱羊如命，这话不假吧？”我首先称赞说。

“那倒是！”老陈笑笑说，“反正别人打我的孩子行，要打我的羊我可不干！”

“听说，你的羊病了，你把你老伴的药针都拿去给羊打了？”

“我拿了她的药针，又给她要了药嘛。打针吃药还不是一个样！”老陈嘿嘿一笑，从车前座回过头来，闪着一双像儿童般明亮的眼睛：“要说心疼羊，那是真话。可是我为什么要心疼它？你想想，一亩棉花只能产几十斤，上百斤那就很不容易，要费多